

就像《红灯记》里唱的，有这碗酒垫底，什么都能够对付

喝碗杂碎汤

□肖复兴

西天门通往祈年殿的甬道两旁，有好多长椅，供游人休息。我愿意坐在这里，或画画，或闲待着，看看高大的槐树，看看过往的游人。春天到了之后，游人早换上春装，甚至急不可耐地换上夏装，比冬装色彩明快，也鲜艳多了，尤其是有露着大长腿的年轻姑娘，结伴欢快地走过去，很养眼。

我坐在那儿画对面树阴中露出的斋宫一角，一位老爷子，站在我后面，饶有兴趣地看着了半天，一直到我画完，我才看到他，很不好意思，对他说：见笑，见笑，画得不好，露丑了！他摆摆手，冲我说：画得多好啊！前几天，在藤萝架那边，我就看您画了！说着，他指指不远处的藤萝架。前几天，藤萝开得很旺。

就这么着，他坐在我的身边，我们像熟人一样聊了起来。很多时候，画画成了“药引子”，

素不相识的人，就这样坐在一起，既无清茶，也无热酒，却能山南海北聊起来。都老了，闲来无事，话匣子一打开，时间就容易打发走了。

不过，我看他没有我岁数大，起码小十来岁，退休却已经有二十多年。就像《红灯记》里唱的，有这碗酒垫底，什么都能够对付，有这点儿虽说不多的退休金垫底，什么也就能对付了！

我说他知足常乐。他说：不知足常乐又能怎么样？耷拉着脑袋？哭？摔锅砸碗，日子不过了？不还得一天挨一天地过？摔坏的锅，砸碎的碗，您还得自己个儿掏钱再买去？

一看，就是性情直爽的老爷子。

说着，他指着我的画本说：

看您画画，您图什么？图您的画能卖个大钱？我看您不像个画

家，正儿八经的画家，谁坐在这儿画画？谁会拿您这么小的本儿，起码也得背个画夹子不是？

我忙点头，连说是，是！您老眼光毒辣！

他笑笑，接着说：不就是给自己找点儿乐儿吗？对不对？

我更是点头称诺。

他接着又说：人活一辈子，愁眉苦脸，恨天恨地，是一辈子；给自己总能找个乐儿，也是一辈子。当皇上的，活的是一辈子。咱当老百姓的，活的也是一辈子。虽说咱老百姓的日子苦味儿多点儿，让咱们什么味儿都得尝点儿，杂合在一起，就像吃五谷杂粮，比只吃精米富强粉的，营养更多不是……

他爱说，口若悬河，我根本插不上嘴，只好听他接着说。

他忽然大手一挥，指着甬道，对我说：您看见没有，这条大道，从祈谷门进来，再进西天门，然后走到御道上，去祈年殿

和圜丘。过去，是只有皇上和那些随从碎催们才能走，那些瞎参谋烂干事太监之类的，还能走两边，不能走道中间；现在，是所有人都能走，想走哪儿，就走哪儿。尼克松走过去吧？基辛格走过去吧？现如今，这条道，再怎么普通的老百姓也可以走，咱老哥俩今天不也是走的这条道了吗？

我忙见缝插针插嘴说：您说得还真是这么一回事！有哲理！

什么哲理？就是岳云鹏相声里唱的“这里的道路十八弯”“这里的‘哲理’”！说罢，他先被自己的话逗乐了。

我忙又插嘴说：您爱听相声？

没想到我这一问，拔出萝卜带出泥，他的话茬子更是流水不断：当然，您不爱听相声？老北京人谁不爱听相声？过去的年月里，没有电视，您没抱着话匣子听侯宝林的相声？

为什么大家都爱听相声？不就是找个乐儿吗？过去，大栅栏里有个广德楼，有一段时间，那里流行十分钟相声，您肯定去听过吧？

没错，我去过，听十分钟相声，花两分钱，如果你还想听，就再花两分钱，接着听十分钟。但是，他没有允许我插嘴，他像相声里贯口一样，一口气接着说：

您说这不就是给咱们老百姓找的最便宜的乐子吗？

我这算是个好听众，听他

说痛快了，天也快中午了，他准备起身了。我以为他要回家吃午饭，他摇摇头，说不回家，出北门，到对面的碗器口小吃店，吃一份牛肉饼，喝一碗杂碎汤。

他对我说：那里的杂碎汤熬得味儿不错。只要是到天坛来，中午，必定要去喝碗杂碎汤。

这也是一乐儿！

他说罢，挥挥手，告辞了。

“谁道群生性命微？一般骨肉一般皮。劝君莫打枝头鸟，子在巢中望母归”

遇见花八哥

□朱东锷

正在食堂午餐。突然，食堂门前过道一片喧声，循声望去，过道上围着一群人，有的俯身、有的蹲着，纷纷举着手机在拍照。

隔邻落座的同事说，“不知哪来的一只小鸟，不怕人，也不飞走。”

台风“蝴蝶”刚过去，小鸟是不是在台风雨中受伤了？我收拾好餐具，走进过道。过道上方修建了玻璃雨棚，透过玻璃的阳光变柔了。人群中七嘴八舌，“这小鸟哪里跑出来的？是是谁家饲养的？一点都不惧人。”“这是什么鸟？是受保护的吗？”“这小鸟真会找地方，找保护来了。”

这只鸽子大小的小鸟左顾右盼，轻轻地走了两步后抬头打量着人群，一会儿又低头在地面上寻觅、在砖缝里啄食。小鸟的身上没有见有血迹，行动和形态也不像有伤在身。

小鸟头、颈和腹部的羽毛灰白色，背部和两翼黑褐色，羽翼边有白色翅斑，覆羽、尾羽端部白色，一片片羽毛层叠着，像一只只推开波浪的小船，一层层的浪花涌动。

这种鸟儿似曾相识。小鸟，是我快乐童年的组曲，我和小伙伴们像少年闰土一样装弶捉鸟，爬树掏鸟窝，尽情撒欢。

那时候，麻雀、云雀、禾花雀、鹩哥、画眉、雨燕等鸟儿满天飞，我们追逐、嬉闹的欢笑声满天飞。

这些年，我常在山林田野里奔走，护林守土，认识、熟悉了更多的鸟雀。

广州地处全球36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全市共有森林公园92个，湿地公园25个。其中，南沙湿地位于全球9条候鸟迁徙路线中的“东亚—澳大利西亚迁徙线”上，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驿站和食物补给地。每年11月至次年3月，东方白鹳、黑脸琵鹭、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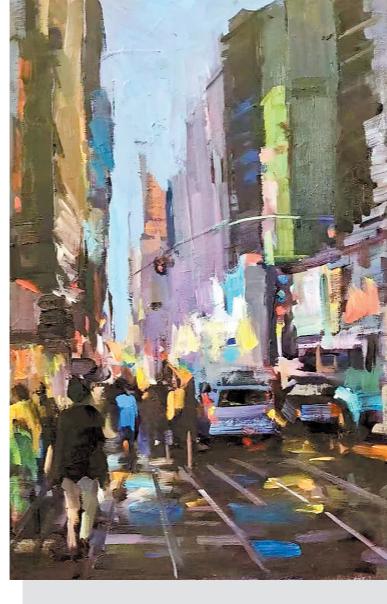
尾雕等数十万只候鸟飞过茫茫大海、越过巍巍高山，穿云破雾，不远万里来南沙湿地越冬。白鹭、苍鹭等鸟儿率先占据岸边大树枝头，晚到的池鹭、鸿鵠等一字摆开在湖岸、汊边，麻鸭、秋沙鸭等野鸭密密地浮在水面……有些鸟儿在此栖息、繁衍、安家，成为了留鸟、常住居民。各处湿地鹤舞蹁跹，鸟鸣悦耳。

这时候，我们，还有许多爱鸟者、护鸟志愿者也像是一群候鸟，随着鸟儿们迁徙、跋涉，南沙湿地、海珠湿地、流溪河国家森林公园……印下我们密密匝匝的脚印。尽管生态环境建设、爱护和保护动物植物日渐深入人心，但总有人为了满足口腹之欲，为了玩乐，为了利益而肆意捕捉、食用鸟兽，“谁道群生性命微？一般骨肉一般皮。劝君莫打枝头鸟，子在巢中望母归”。有人忘了古人的劝喻，也没有去想，鸟类减少，病虫害会增多，农药使用和污染会增加，粮食安全会受到威胁。一只猴头鹰一生能吃掉1万多只老鼠，帮助人们“鼠口夺粮”1万多公斤！

“我去打点饭来喂它。”有同事说。

小鸟在过道边上伸了伸脖子，过道下方是一汪水池。这小鸟有点像鹩哥，却又似是而非。我打开手机软件，蹲在小鸟跟前，将手机靠近鸟儿，鸟儿歪着脖子瞅着我，鸟儿眼睛周边有一层金黄色的裸皮。手机弹框显示，小鸟学名黑领噪鹛，俗称为“花八哥”，是“三有”（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动物。这只花八哥颈部羽毛无黑色颈环，是一只幼鸟。

水池对面足球场大小的庭院里，乔木、灌木、藤蔓、草坪交错层叠，葱茏蓊郁，是鸟雀流连忘返的小天地，那里是它的家……



纽约，不夜城
(油画)

□张众卉

2025年7月17日/星期四/报纸编辑中心主任/责编 梁劲松/美编 张江/校对 张家梁

文娱 A7

电影《司徒美堂》虚拟拍摄签约

携手AI虚拟影视科技呈现华侨爱国故事

7月14日，德清博采AI虚拟影视基地开园暨AI虚拟影视科技发布会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举办。活动现场，麦兆辉执导的新片《司徒美堂》，刘进执导、张巍操刀改编的电视剧《我爱的那些人》，体育题材电影《追梦者》及历史互动剧《资治通鉴》与博采传媒进行签约，将启动在虚拟影棚中的拍摄。

电影《司徒美堂》由东汇影业（广东）有限公司出品。影片聚焦于20世纪初美国“排华法案”历史背景下的华侨奋斗史，讲述爱国侨领司徒美堂在美国打拼，聘用青年罗斯福为法律顾问，对抗不平等的《排华法案》；他经孙中山启发，萌生家国情怀，团结侨胞支持国内民主革命。

据介绍，博采AI虚拟影视基地总建筑面积共10万平方米，含5座LED虚拟影棚和2座实时高速预演棚，包括目前全球单体最大的LED虚拟影棚。电影《司徒美堂》将借助AI虚拟影视技术，将已落地于佛山的“唐人街”实景进一步延伸，更真实地呈现以司徒美堂为代表的海外华侨故事，呈现侨胞奋斗历史中的感人瞬间。

“历史故事和AI虚拟影视技术的深度融合，将突破传统电影创作边界，真实细腻地再现100年前华侨在海外的生活场景，重现华侨传奇故事。”影片主创表示，司徒美堂所代表的广大侨胞在历史动荡中对于民族团结的追求，在时代变革中对于国家强大的探寻，在世界变幻中对于平等对话的争取，恰恰是反映着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自强不息和不屈不挠的精神，这也是在当下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羊城晚报记者 李丽



北京首映活动现场

“滚导”来华解构《超人》

表面是超级英雄故事，归根结底说的是普通人



詹姆斯·古恩

A

想呈现小时候从漫画里
爱上的那个超人

我在创作这些真实的内容时发现，人本身就带有幽默感。所以在刻画真实生活的时候，自然就会产生喜剧元素。对我来说，我就像自己想象力的记录者。当我在脑海中看到有趣的时候，就把它写下来，写下的时候我会笑，就像之后观众看到时会笑一样。

记者：超人和露易丝的扮演者是如何选中的？

詹姆斯·古恩：其实，我们找到了三位超人候选人和三位露易丝候选人，让他们两两搭配试镜，看谁的化学反应最好。最终选定了大卫和瑞秋，他们的互动很有反差感——大卫更松弛随意，瑞秋则更沉稳。这种性格反差让他们在镜头前产生了奇妙的火花，几乎一眼就能看出来。有意思的是，最终饰演莱克斯·卢瑟的尼古拉斯，其实也试镜过超人。

记者：这次的《超人》有很多搞笑的桥段。在创作过程中，你是如何加入这些喜剧元素的？

詹姆斯·古恩：我没有刻意去营造喜剧效果，只是在尽可能真实地刻画人物。我想呈现的是我小时候从漫画里爱上的那个超人，而不是别的电影或电视里的超人。我希望为观众在电影中还原那种感觉，也想让大冢更了解超人。

我从“如果超人是真实存在的”这个问题出发。如果超人是真实的，他和露易丝的关系会是怎样的？他的缺点在哪里？他在哪方面会有点自负、有点骄傲？在哪方面会固执己见？

大卫是个非常棒的演员，他和超人有点像，固执、有自己的坚持。拍摄时，他总要问无数个问题，“我之前在做什么？”“我为什么要说这句话？”“这句话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我很喜欢他，他就像我领养的儿子。

记者：片中的“超狗小氪”很有趣，创作这个角色时有什么有趣的事？

詹姆斯·古恩：我有一只狗叫Ozu，电影里的小氪就以它为原型创作，只是毛色是白色的。Ozu来到我家后，咬坏了我所有东西，还不让我摸它。它总是干一些调皮的事，跑到外面沾满泥巴回来。所有狗不该做的坏事它都做，我当时想“天啊，幸好它没有超能力”。就是那个时候，我决定把它写进电影里。电影一开始小氪出场的戏，我就是从它身上获得的灵感。

几周前在菲律宾，我和大卫开车转的时候，看到到处都是电影海报，我问他“看到到处都是自己的脸，会不会觉得奇怪”，他说“有点”。我说，那看到到处都是我家狗的脸，我觉得更奇怪，哈哈哈。

当代年轻人仍会为优秀的 超级英雄电影兴奋

记者：超人已经存在了近90年，这部电影为超人这个角色带来了哪些突破？

皮特·萨夫兰：要知道，超人是最初的超级英雄，是所有超级英雄的起源。这次詹姆斯塑造的超人有个特别之处——他是一个极其丰满的角色。这个形象既源自漫画，也融入了詹姆斯自身的理解。电影里有大家期待的超人应有的所有超能力，但同时，他也拥有一种独特而特别的性别。

此外，超人与露易丝的关系刻画得非常细腻，层次丰富。我们让尼古拉斯·霍尔特饰演的莱克斯·卢瑟，成为了有史以来最出色的莱克斯·卢瑟。超人故事中这三大核心角色都展现了最佳状态，这让这部电影变得格外特别。

就像詹姆斯之前执导《银河护卫队》时，用独特的方式改变了超级英雄电影类型一样，这次他也为超人电影带来了新的突破。

记者：有人说年轻一代对超级英雄电影失去了兴趣，也有人说这是新的挑战。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皮特·萨夫兰：人们说的“超级英雄电影疲劳”，我感觉是“平庸电影疲劳”。观众只是想要更好的电影，无论什么类型。超级英雄电影可能有点“偷懒”，过于依赖视觉奇观，而忽略了

真实的人性故事、真挚的情感和共情力。

我认为这一代年轻人和之前的每一代人一样，都会为优秀的超级英雄电影感到兴奋。像《银河护卫队3》《蜘蛛侠：平行宇宙》这样的作品，观众还是会来的。希望这部电影也能成为其中之一，帮助DC与新一代观众重建连接，让他们重新看到DC的标志出现时，就知道会有高质量的故事。

记者：这部电影是DC宇宙重启后的第一部作品。在当下这个时代，你认为为什么还需要超级英雄电影？

詹姆斯·古恩：我不确定我们是否需要超级英雄电影，但我觉得我们需要关于“人”的电影，需要关于人类的故事。

我们走进电影院时，可能会想“我想成为超人，会飞、眼睛能射出激光、能撞碎山脉，做所有酷炫的事”。但看完电影后会发现，超人最想要的其实是成为我们。他想成为普通人，想去爱、被爱，想拥有人与人之间的连接。

这部电影是关于我们，也是为我们而拍。它最大的意义就是让我们珍惜自己拥有的生活，珍惜“人”所拥有的一切，珍惜身边的人、爱，或许还能让我们多一点善意。所以，表面上这是超级英雄的故事，但归根结底，是关于我们自己的故事。



《司徒美堂》电影总制片人方耀强（右）与博采传媒总裁李炼签约 主办方供图